

先锋长篇小说丛书

施洗的河

北 村 著

能写作的人都是属血气的人，而且是血气很旺的人，血气只会弄瞎人的眼，以至于全身黑暗。他以为能写尽人世沧桑和苦难，却不知觉自己是盲者。

先锋长篇小说丛书

敌人
我的帝王生涯
在细雨中呼喊
呼吸
抚摸
施洗的河

格非
苏童
余华
孙甘露
吕新
北村

责任编辑
封面设计
钟洁玲
王越

ISBN 7-5360-1571-2

I·1398 定价:7.40 元

先锋长篇小说丛书

施洗的河

北 村 著

花城出版社

粤新登字 05 号

施洗的河

北 村 著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华中理工大学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8.375 印张 5 插页 171,000 字

1993 年 6 月第 1 版 199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ISBN 7-5360-1571-2/I · 1398

定价:7.40 元



北村，男，一九六五年十月生，福建长汀人氏，一九八五年毕业于厦门大学中文系后，在《福建文学》杂志任编辑至今，著有中短篇小说和评论等近八十万字，小说集《聒噪者说》即将由作家出版社“新星丛书”出版。

内 容 提 要

一九四五年，樟坂医科大学优等生刘浪离开故乡霍童，进入深水河下游城市樟坂接替父亲刘成业的产业。这个有志于医学事业、追求个人价值和美好观念的年轻人发现，樟坂是一个充满暴力、道德沦丧的城市，这个城市的精髓正在走向衰微和灭亡。在对两种精神价值的选择中，刘浪逐渐融入了这个城市固有的轨道，并运用其出色的智慧成了樟坂两大都会的首领之一，并由此开始了与对手马大数年的抗衡。他认为：要消除仇恨，只有用仇恨本身来达到，正若要清除暴力，必须同样依靠暴力一样。结果，刘浪在征战中虽然不断充实了家财，成为地方一霸，但精神却遇上了严重危机，这种危机来自爱的缺乏和信仰的破灭。刘浪妻妾成群，但没有人爱他，他也不爱任何人，刘浪感到异常孤独。与此同时，似乎出于一种败坏的惯性，刘浪一边在大量贩卖军火，一边经营战地医疗器械，一边在行善好施，一边还在抢掠、贩毒和杀人。他与马大在这场较量中双双陷入了精神崩溃地步，以至于相信机缘，热衷邪术，最后，这一对对手同病相怜，与管家兼道士董云展开了一场恶战，在这场抵抗邪术（樟坂动乱的主要原因）的“战争”中，马大因精神崩溃而自杀，刘浪却由此蒙恩

得救，抛离万贯家财，只身沿深水河上溯，往故乡进发。他似乎看到：在人类的生存境域中，信仰、盼望和爱是不可缺一的，而不是仇恨、暴力、虚伪和偶然，人必须有一个终生追求并顺服的崇高的绝对价值。

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马太福音四章十七节

编者的话

本世纪最后十年将是中国当代小说空前繁盛的时期。中国的八十年代末期,八面来风,异彩纷呈,世界文化发展的潮头从大洋彼岸铺天盖地地奔涌而来,在崭新的文化背景和传统的核心文化的冲突之中,最年轻的先锋小说家诞生了。先锋小说(也称为后新潮小说)以其对新进的探索、对常规的反叛以及在叙述、结构上的创造性尝试,给小说赋予新的审美本体意义,将汉语小说推向另一个阶段。这是继伤痕小说、反思小说、寻根小说、前新潮小说等之后出现的文学奇观。为了展示它的全貌,我们准备分辑陆续出版这套“先锋长篇小说丛书”,收入这一代文学新军的长篇力作,以便读者对先锋小说作透彻的了解和全面立体的观照。

我们期望汉语文学能早日汇入世界文学的滚滚洪流之中,为此我们愿意捐一份绵薄之力。历史将证明,我们付出的辛劳和代价都是值得的。

私 生

旧历七月十五，天空青得像打出的伤口，阴晦的树梢上盘旋着一些最后的乌鸦，它们逗留不去的原因是为了寻觅被疏忽的霍童的腐尸。

安贞堡的富家少爷刘浪出了那扇包铁大门，向村外走去。这种时候霍童人一般是不出屋的，鬼节——七月十五的整整一天，他们都悄无声息地躲在屋里，闭门思过。八岁的刘浪穿过霍童的麻石长街，看到了到处飘飞的经幡和纸钱，它们是整个霍童山区悬挂着的面具。街上冷冷清清没有一个人，但插着浓重的香火，从神龛到井台，墙缝到路口，以及各种长了地衣和苔藓容易使人跌倒的路段，这些避邪的香火激起沉重的烟在霍童上空飘荡，远远看去仿佛一次劫后余生的火灾。临出门的时候，母亲陈氏告诉儿子：今天不要出门，听话的孩子今天都在家里。刘浪问为什么？陈氏用忧虑的目光清洗

着儿子的脸，说：七月十五，街上走着各种各样的鬼，只是人们看不到他们罢了。

父亲今天要回家的消息，成了刘浪走出安贞堡的理由。虽然陈氏深知这个儿子孤僻的习性，但她不知道刘浪为什么偏偏要在这天出门。一般来说，刘浪是一个沉默寡言的孩子，这使得他在霍童那帮捏泥团扎猛子偶尔也玩玩小鸡巴的孩子群中离群索居。他们讨厌八岁的刘浪那一顶茸毛似的红头发、苍白的脸色和懦弱的惶恐神情。他似乎从不与人争执，包括他的母亲。所以，当陈氏不准他外出时，刘浪说：

父亲要回来了。

陈氏无可奈何地看着儿子穿过铁门，走进霍童浓重的香火之中。八岁的刘浪来到阒寂无人的大街上的时候，预期归来的父亲刘成业仿佛已经出现在村口，他骑着高头大马，黄黄的灰土路已被纷乱的马蹄弄得烟尘滚滚。

如果认为刘浪要到村口迎接父亲的归来，那就大错特错了。由于这个八岁的孩子少言寡语，我们无法弄清楚他对父亲的态度，他似乎对任何人都一样的亲近和疏远。但我们可以从他清秀而苍白的脸、美丽而无力的胳膊、尤其是大而空洞的眼睛里看出：这是一个懦弱的人。在霍童孩子的眼中，刘浪仿佛是一件一尘不染、针脚细密而且闪闪发亮的空心马褂，孤零零地飘荡在他的童年里。起先，他们都被他冷漠的神情吓住了，然而渐渐地发现这种神情毫无威胁时，胆大的孩子就去摸他鲜红的嘴唇，他们一惊一乍地说：瞧，他多像个女人。有一天，一只牛虻追着刘浪满场跑，他凄厉的惊叫引来一阵哄笑，这种戏剧性场面是刘浪备受欺凌的童年的开始。

奇怪的是，就是这个连对牛虻都感到害怕的孩子，现在独自一个人走在七月十五的路上。

几乎快到村口了，刘浪还没有看见鬼的出现。如果有的话，他已经骑着马从村口坟场的路上走过来了。

刘浪一出门，陈氏就感到后悔了。虽然她知道人是很难看见鬼的，但事情临到这个八岁的儿子身上，她就没有把握。因为在刘浪身上发生过一些很奇怪的事：比如他有时能知道一些常人难以预料的事。有一天陈氏在晾衣服时，刘浪空洞的眼睛突然锐利起来，他注视着村西傍晚的炊烟说：她死了。陈氏奇怪地问：谁死了？一个时辰后，刘阿婆的外甥送来丧帖，这个八十二岁的老人在屋顶晾寿衣时莫名其妙地跌在石马上，当场摔死。儿子的异常使陈氏惶恐起来，她请来医生为他把脉，可是医生一无所获，他对陈氏说：这孩子很正常，只是不爱说话罢了，君子讷于言敏于行，将来定是大贵之人。陈氏忧心忡忡地说：这乱世，有何大贵可讲。

七月十五早晨，陈氏在神龛上添香的时候，刘浪再度出现异状。他盯住佛像看了很久，突然对母亲说：他要回家了。陈氏愣了一下，不过她很快就知道儿子说的是谁了（刘浪总是把父亲叫作“他”），陈氏说：别瞎讲，七月十五，你父亲是不会回来的。

晌午的时候，信到了。这封来自樟坂的信是从“回春堂”发出的，刘成业潦草而丑陋地涂了几笔：今天我要回家，做一件大事。信末还用毛笔画了个大×。他的恶习至今未改。

刘浪对母亲说：父亲要回来了，我到村口去。

儿子用柔弱的手扳开了大门，走出了安贞堡。陈氏被一种不祥的预感所笼罩，她觉得好像要出什么事，她甚至想象儿子走上麻石大道的时候，会见到一些别人见不到的东西。但无论如何，她是想错了，她八岁的儿子是不会死的，如果他的命不硬，去年的七月十五他早就一命呜呼了。

事情的起由是突然的：那一天刘成业在霍童休闲，这个性情捉摸不定的知名人物总是挑一些奇怪的日子从繁华的樟坂回到冷清的霍童，然后重返樟坂。他经常一整天呆在安贞堡的天井里看着圆圆的天发愣，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刘成业几乎很少跟妻子和儿子说话，家丁就更不敢近前，刘成业这种坏脾气是闻名霍童的。人们弄不懂这个让人讨厌的家伙是凭什么本事在下游樟坂发大财的，那里有他经营得很好的水产和药材生意。

约莫掌灯的时分，一个家丁仓惶地闯进安贞堡，他惊恐地呜呜叫着，看样子出了什么大事。被掌了三个嘴巴后，家丁才把话说清楚：刘浪从孤山的崖上摔下去了，脑壳裂了一道。

刘浪被抬进来的时候已经奄奄一息。陈氏的号啕激起了刘成业的厌恶。在一大堆人的簇拥下，刘浪突然大哭起来，腥甜的血水使他打了一个喷嚏。刘成业慢吞吞地走过去，儿子的哭声立即止在半空。刘浪惊恐地发现，父亲的表情里有一股沉默的力量，他一看谁，就会让对方感到自己充满了错误。

刘成业用手在儿子头上抹了一把，涂在刘浪的脸上，他暴怒的神情就像顷刻间从水里浮现出来一样：哭？还哭？哭个！

他在儿子头上擂了一拳，伤口由一指长变成了两指长，带着铁锈腥味的血喷溅出来，刘成业啐了一口。陈氏惊呆了，下人们在院里乱成一团。而刘浪居然不哭了，他被父亲这个威猛果敢的动作吸引住了。

小王八蛋！裂这么个小口子还嚎，老子开了膛也不吭一声，你长大了还有屁用？

刘浪没有听清后半句话，他昏过去了。

三天后，刘浪的脑袋肿成一个大南瓜，他的眼睛是暂时看不见了，耳朵只能听见一些蚊蝇抖翅的声音，但他知道刘成业还在安贞堡，他甚至能听见污浊的血液在刘成业血管中窜来窜去的声音。陈氏忧心忡忡地对刘成业说：这孩子看上去要废了，他变痴了。刘成业一边很响地解裤带，一边说：怕啥？这废物像没长屁似的，死了拉倒，我还长了屁，怕操不出第二个？

刘成业和陈氏在雕花木床上胡乱了一整夜，刘浪远在西厢房，却清晰地听到了来自口腔和木床榫头的奇怪声音。他们一折腾，刘浪的脑袋就疼得天昏地暗。

刘浪想：他们干嘛弄得我这么痛呢？

这个晚上的作为直接生产了刘浪的弟弟，他在日后被取名刘荡。

清晨，刘成业乘八抬大暖轿离开了霍童。在下游的樟坂城，有发达的渔货和药材大生意在等待着他。临走的时候，刘成业看也没看儿子一眼，他讨厌刘浪是有目共睹的。在刘成业看来，他是一把芥末，一只虫和一块土圪垯。他没有想到一年之后，他会为这个让他讨厌的儿子重返霍童。当然，刘

成业更无法预料，日后把樟坂城搅得天翻地覆的人竟然会是这个尿也不上壁的小子。

七月十五，霍童的鬼节，当刘成业的马车接近霍童时，他的儿子刘浪也走出了安贞堡。不知内情的人以为这个八岁的儿子是去迎接父亲。

从安贞堡到村口（坟场），刘浪要经过一片菜地，刘成业和佃农的女儿陈阿娇（陈氏）在这里有了初交的经历。这片八年前他们滚过的菜地现在很茂盛，疯长的苜蓿菜和黄花菜亮得晃眼，照亮了刘浪的童年。

大约是八月的一天，游手好闲的刘成业在菜地里解决腹中之急的时候，遇上了佃农的女儿。这个年轻的女人当时正在菜地里扬勺浇粪，随风而来的粪臭几乎要把刘成业打晕了。当他提着裤子站起来时，看见陈阿娇在耀眼的菜地里挺着腰肢，头巾在风中飘动，突出的臀部积蓄着某种让刘成业感到陌生的力量。刘成业看上她完全是出于她的美貌和少言寡语的本性。他揍了自己一耳光，骂道：过去怎么就没有注意这个人呢？

我们相信当时刘成业的确有一股奇怪的委屈涌上心头，他沉默地扑上去，几下就把陈阿娇弄倒在地。陈阿娇低低的惊叫在菜地回荡。当她看清是刘家少爷时，几乎无力反抗，陈阿娇早有听闻刘成业对付女人时特有的果敢，但她决没有想到他会沉默地扑上来，几乎把她撞倒在地。少爷！少爷！她低低地叫着。但从这种叫唤里听不出对刘成业的作为有什么不同的意见。

刘成业把陈阿娇的振档裤拉到膝盖——他是一个十分务实的人，不愿为某种目的付出稍微过头的代价——陈阿娇尖叫一声，新鲜的芥菜被他们糟踏得一塌糊涂，屁股上沾满了泥土和没有沤烂的肥料，粪桶泼翻在地激起冲天的臭气。刘成业一面动作一面不停地打喷嚏，他不满地问陈阿娇：你担的什么粪？这么臭！就在这臭不可闻的气息里，陈阿娇被彻底征服了，她咬了他一口：你这人什么都干得出来！刘成业狗一样的耳朵听出了她说话时包含着的某种微妙的兴奋和幽怨，就说：别在我面前充人，我娶你还不行吗？

他拉上裤子站起来，望着一望无际的天空，突然仿佛有些酸楚地说出一句很难听的话：在这臭气熏天的地方，能操出个儿子，也是个臭蛋！

如果说刘浪的曾祖父刘云松还算个知书达礼的一方富甲的话，刘成业和父亲刘继堂就是十足的山村野夫了。他们并不是不识字，只是看上去不像读书人。刘继堂第一次看见陈阿娇时就说：我儿子能弄上这么个大美人，值了。可是他的老婆刘张氏却大为不满，她非但对陈阿娇的佃农身份耿耿于怀，更对她在臭菜地里弄大了肚子深恶痛绝。她说：这个种生下来，要断了刘家的风水命脉，打掉！

刘成业对打胎实在是无所谓，他要的是快活，陈阿娇为此却吃尽了苦头。她尝遍了刘张氏不知从哪里弄来的听不出名字、吃了让人作呕的草药，甚至还吞了一把墙角的盐硝，吐了一盆血，孩子还没有打下来。刘成业整天除了玩麻雀赌钱就是折磨陈阿娇，每天夜里只要他不上牌桌，就要在放稻草的房子折腾到三更，他很惊奇地对陈阿娇说：这小子命真

硬呵！我怎么操他也不出来。

怀到八月的身孕，刘张氏给陈阿娇身上吊了一百斤的石头，让她使劲，可是一无所获。一个月之后，刘张氏完全失望了，甚至有些恐慌，她对刘继堂说：看上去是恶鬼投胎了。刘继堂啜了一口酒，冷笑了一声：你现在这儿子还不是恶鬼投胎？刘张氏长叹一声：归了这贱人要做我媳妇！

就在阿娇父亲冻死的前一夜，安贞堡举行了成亲大宴，陈阿娇变成了刘陈氏，简称陈氏，本来要叫刘氏，不知怎么就叫陈氏。

洞房那一夜，刘成业显得烦躁不安，他心神不宁地走来走去，惊恐地瞟着老婆的大肚子，说：这小子要出世，和我拼命呢！

陈氏说：这么折腾，生下来不是个癫子就是牛马胎。

这一夜，刘成业是在一种奇怪的不安之中度过的，他碰也没碰陈氏一下，心事重重的样子。到了半夜，伴随一声尖叫，陈氏的阵痛铺天盖地而来。

第二天，刘成业还没有等儿子降生就溜出了霍童，陈氏阵痛的凄厉尖叫使他胆战心惊，他对父亲说：我要去樟坂，做点小生意。刘继堂断定儿子在扯大谎说胡话，不过他比儿子更糊涂，他扔给儿子一千大洋，说：滚滚滚！

没想到不出两年，刘成业就在樟坂发了大财。不过他的父亲看不见了，就在刘成业走后的第一年春天，刘继堂这个烟霞癖吞了两个烟泡之后，在一管莫名其妙突然爆裂的烟枪旁边一命呜呼了。

刘浪出生时，嘴唇上长着胡须。三个月后，这些稀疏的